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 第二十回 沁芳橋臨流生畫稿 櫳翠庵靜坐鬥棋機

卻說這年會試場期已過，接著賈蘭已娶了傅秋芳過門，住的是蘅蕪院。李紈、寶釵、馬氏俱搬入園中，李紈還住的是稻香村，寶釵還住的是怡紅院，馬氏住的是秋爽齋。大觀園收拾的分外整齊，依舊熱鬧，另是一番氣象了。三月已過，瞬屆四月，光陰荏苒。會試發榜：巧姐的姑爺周姑爺中了第十六名進士，薛蝌中了第七十二名進士，賈環中了第一百八十名進士，三人是一榜同年，便料理殿試之事。一日，是平兒生日，青兒、小紅、椿齡、鶴仙四人俱來與平兒拜壽。這四人是俱由平兒成全婚姻，故感激恩遇，與別人迥然不同的。這日巧姐也回來了，那巧姐原與青兒兩個很說得來，許久不見，會著了都歡喜說笑的了不得。小紅等三人又因巧姐的姑爺中了進士，且自己的出身低微，便都退後，不敢上前與巧姐說笑。平兒看見，心裡明白，便道：「你們都是一樣的姑嫂，不分彼此的，大家都要在一塊兒玩笑，親親熱熱的，我才喜歡呢。況且，我們姑娘自來是好的，從不像那麼樣兒的人。」巧姐便道：「我和嫂子們都到園子裡逛逛去罷。」平兒道：「也好。」因問道：「你們都見過了太太沒有？」大家都道：「見過了。」平兒道：「姑娘可知道今兒是寶二叔的生日麼？到了園子裡，先到怡紅院去給二孀娘拜壽，可別忘了。」

巧姐道：「是的呀，寶二叔是同姨娘一天生日的。」青兒等四人都道：「幸虧二孀娘提醒了我們，不然只知道給二孀娘磕頭，怎麼就不知道給寶二叔拜壽呢？」

說著，五個人便一齊出來，過了粉油大影壁，穿甬道角門轉到前頭，進了大觀園。先到怡紅院來，進了院門到了十錦槕子，丫環素琴見了，打起簾子，五人進去，只見寶釵同傅秋芳在那裡坐著說話兒呢。巧姐道：「二孀娘，我和嫂子們特來給二孀娘拜壽的。」說著，五人齊跪了下去。寶釵忙拉住笑道：

「姑奶奶，今兒是你姨娘的生日，怎麼又給我拜起壽來呢？」

巧姐道：「今兒也是寶二叔的好日子，怎麼不給二孀娘拜壽呢？」傅秋芳道：「才剛兒二孀娘告訴我說，今兒是璉二孀娘的生日，我正打算要過去拜壽呢。二孀娘就不告訴我說，也是寶二叔的好日子。我這會子倒要先給這裡二孀娘拜壽，回來再往璉二孀娘那裡拜壽去了。」說著，便向寶釵拜壽，寶釵拉住道：

「你二叔也不知那裡去了，又不在家裡，還算什麼生日呢？」

巧姐道：「二叔叔他是要成仙了道的人，只怕到海屋添籌去了。」

傅秋芳笑道：「姑奶奶說的很好，好個海屋添籌。嫂子們還到那裡去麼？」青兒等道：「還要到大孀娘和三孀娘那裡請安去，也還要到孀子那裡坐坐去呢。」傅秋芳道：「既這麼樣，我陪嫂子們去，到我們那裡逛逛，我也還要回去預備壽禮呢。」

於是，六人一同到了蘅蕪院，丫環春山、秋水、柳媚、花明四人見了都站出來，兩個打起簾子，大家進去坐下。柳媚送上茶來，大家說些閒話。坐了一會，巧姐便和青兒等要到秋爽齋去。傅秋芳送出眾人道：「嫂子們回來後頭去的時候，我和你們一起到璉二孀娘那裡拜壽去。我這會子，還到怡紅院那裡去等你們罷。」眾人答應去了。

傅秋芳便料理下兩份壽禮，吩咐了春山、秋水，自己單帶了花明復到怡紅院來。寶釵見了便問道：「他們都到那裡去了，你怎麼一個人來了呢？」傅秋芳道：「他們都到三孀娘那裡去了，我還在這裡等他們回來，一同到裡邊璉二孀娘那裡去。二孀娘，你還沒拜壽去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因為桂哥兒有些發熱，才剛兒叫奶子給他拿蔥湯和了丸藥吃了，教他帶在屋裡哄他玩著，不要見風，我還要瞧著他們呢。過會子，再去拜壽罷了。」

傅秋芳道：「桂哥兒昨兒晚上還好好兒的玩笑著學走路呢麼，怎麼今兒發起熱來了？」寶釵道：「今兒早上，他頭上身上忽然摸著微微兒的有些發熱，便懶懶兒的不很玩笑，總是吃多了點子東西，又受了點兒風寒了。」傅秋芳道：「醫書上原有小孩兒變蒸一證，大凡三五個月就有一次的，三歲後才沒有呢。」

這皆由於知識漸添的緣故，那俗說叫做長見識，不過一兩天也就好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醫道也都知道麼，可見你竟淵博的很呢！」傅秋芳笑道：「二孀娘，你當面就笑話姪媳婦麼，我是事事都要來求二孀娘指教呢。二孀娘要這麼樣說起來，姪媳婦就是個不可教誨的人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什麼話呢，我又知道什麼了？但是我知道的，我可總要說的。單是這醫道，我卻實在不知道，我可怎麼說呢？即如畫畫兒，我雖不會畫，我又知道這裡頭的道理呢。從前四姑娘畫大觀園的圖兒，他沒畫過大畫，還是我教給他的呢。我聽見說你的畫很好，還沒見過，明兒先要領教一張，這工拙我可以給你評論評論。」傅秋芳笑道：

「這就好的很了，我原要請教，也就顧不得獻丑了。明兒便先畫兩張來，一張請二孀娘教正，一張請四姑娘教正。」

正說時，只見巧姐、青兒等五人來了。青兒便向寶釵道：

「大孀娘和三孀娘說，教我們先去呢。他們回來後到二孀娘這裡來，約會了二孀娘一起同去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先去罷，我等了他們兩個人來了再來。」

於是，傅秋芳便和巧姐等大家出了怡紅院，由聚錦門穿後廊角門，轉過甬道，走過抱廈，進了粉油大影壁，到了平兒上房。大家進去，傅秋芳便與平兒拜壽道：「才剛兒姑奶奶同嫂子們都到園子裡去，我陪著他們逛了一趟，故此來遲了。」平兒忙拉住了，大家坐下。彩鸞倒上茶來，說了一會閒話。

翠雲在外間打起簾子叫道：「三位奶奶來了。」平兒便迎出屋去，李紈、寶釵、馬氏三人便一起拜壽，平兒還禮已畢，便向寶釵道：「恕我不過怡紅院了，就這裡拜壽罷。」寶釵連忙還禮甫畢，平兒讓坐，三人坐下，文鸞送上茶來。李紈道：

「我記得今兒還有兩個人生日呢。」寶釵道：「那兩個是我們家的人，一個是我們琴妹妹，一個是我們家的二孀子。」平兒點頭道：「是的，是邢姑娘，我倒忘記了。」說著，人回擺飯。

飯後，尤氏、胡氏也過來了。晚上備了兩桌酒席，請了邢夫人過來，都在王夫人上房外間坐了。外頭也有兩席，是周姑爺同本家的爺們坐了。席散後，眾人都回去了，只有巧姐又住了兩天才去。

一日，傅秋芳畫成了兩幅畫，教秋水拿著同到怡紅院來，打從蜂腰橋過，看見蓼溼一帶柳色陰濃，新荷疊翠，黃鶯弄巧，紫燕銜泥，便站住了閒看，不忍拋撇了好景。秋水道：「奶奶瞧著這一片好景，還是想著做詩題呢，還是想著做畫稿兒？」

傅秋芳笑道：「詩和畫原是拆不開的，詩中就有畫，畫中就有詩。」秋水道：「依我說，就把這一段好景致畫在畫上，再添上奶奶這樣的人物兒，可不成了一幅絕妙的仇十洲麼？」秋芳笑道：「你便細細兒的記明白了，回去便畫出他來，我看看可像不像呢？要是不像，可重新再來細看，該添的添，該減的減，這麼一改就畫出來了。這是天生成了的稿子，最是長人的學問的。」秋水也笑道：「奶奶教我畫，我畫出來的畫兒，可真是『奴婢學夫人』了。秋芳笑道：「你說『奴婢學夫人』的不好麼？那奴婢學夫人的，是『由也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』，多少人巴結這麼樣，還不能得呢。」秋水道：「那巴結不能得夠這麼樣的，只算是『門外漢』罷了。」秋芳笑道：「你的志量倒很好，能夠用心原不難的。」原來春山、秋水二人，皆識字能書，秋水更覺聰慧穎悟絕人，無事偷著學詩學畫，秋芳最喜愛的是他。說著，到了怡紅院，繡琴打起簾子說道：「小蘭大奶奶來了。」

秋芳走進屋子，只見寶釵坐在那裡引桂哥兒玩呢。秋芳道：

「二孀娘，請你老人家直言無隱。」秋水便送上畫去，寶釵接來打開看時，只見上面畫的是一幅「葛仙翁移居圖」，上頭有款，寫著：「請寶釵二叔姑大人鈞誨，姪婦傅秋芳學畫。」寶釵道：「很好，山水樹木、人物雞犬、家具俱全，且而章法結構井井有條。閨閣中有這麼樣的筆墨，可謂『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』的了。」秋芳笑道：「二孀娘，你不要徇情獎賞，要儘管貶駁才好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沒有貶駁的地方兒，教我怎麼樣貶駁呢？」秋芳道：「便是沒了貶駁的去處，還要請尋癥索垢才好呢。」寶釵

又細細兒的看了一看，使用手指著道：「這雞犬、家具高頭略有瑕疵，想來是畫這些東西的時候很少的緣故。我們四姑娘的筆墨差的多著呢。你給四姑娘畫的是幅什麼呢？」秋水又把那張送上，寶釵打開看時，只見上面畫的是一幅「天女散花圖」。寶釵道：「這幅更沒包彈了，這幅單有人物，所有花卉原算不得什麼。那幅的工夫比這幅大多著呢，又兼著山水樹木，故此難得盡善盡美了。想來倒是人物擅長些。」

「秋芳道：「四姑娘那裡輕易不去，去了又怕擾了他老人家的靜。二孀娘沒事，我們一起到那裡逛逛去使得麼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我給你做個介紹去罷了。」

於是叫了紫雲跟著，便和秋芳出了怡紅院，到櫳翠庵來，打從沁芳橋過，看見兩岸垂柳毵毵，掩映著畫樓池館。寶釵道：

「這便是天然畫境，我們且到亭子上坐坐去，也領略領略，別要辜負了好景。」二人遂到沁芳亭坐下，秋芳道：「我才剛兒從那邊蜂腰橋來，也看了一會子。這裡比那裡更好，又有地方兒可坐的，有趣兒。」因向秋水道：「這裡比那裡又不同了。」

「秋水道：「雖然不同，卻各有各的好處。譬如畫圖各成一幅，並不雷同的。」秋芳道：「你明兒就照著這兩幅畫上了，也使得。」寶釵道：「他會畫麼？」秋芳笑道：「他時常偷著學畫呢，他才剛兒還說的好，說是『奴婢學夫人』呢。」寶釵笑道：

「這可了不得，真正是有其主，必有其僕了。這孩子就很好，你今年十幾歲了？」秋水道：「十五歲了。」寶釵道：「能畫自是能寫識字，聰明是不必說的了。我這紫雲也還識幾個字，從前只有彩明他能寫字，其餘就沒人了。我們家裡連從前老太太屋裡起，幾代的丫頭原有好幾個好的，就只是沒有知書識字會寫畫的人。你這真可謂婢中的翹楚的了。這秋水的名字起的就很好，自然是你給他起的了。」秋芳笑道：「『北苑春山，南華秋水』，這兩句是書畫的妙境，故此起了這兩個名字。那春山也還能識字，卻不及他的聰慧。」寶釵道：「很好，你明兒閒了教他到我那裡來，等我細細兒的問問他，我雖不畫畫兒，讀書寫字還可以呢。」秋芳笑道：「明兒閒了，就教他過來請安。」

說著，二人起身，便往櫳翠庵來。到了庵前，紫雲上前敲門，裡面紫鵲聽見，便開門出來。寶釵問道：「姑娘在家做什麼呢？」紫鵲道：「在裡面打坐呢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們在前邊略坐坐兒，等他起來了，再說話兒，沒的又驚動他罷。」紫鵲笑道：「奶奶請裡邊坐罷。姑娘無事，總是打坐，要起來便起來，也沒什麼時候兒的。」說著，便進去回道：「姑娘，寶二奶奶和小蘭大奶奶來了。」

惜春便起身迎至簷前，寶釵、秋芳上前請安問好，到裡面坐下，紫鵲沏上茶來。寶釵道：「四妹妹，今兒有個文徵明，特來請教你這沈石田老先生呢！」因向秋水點點頭兒，教他把畫呈上去。惜春接來，打開細細看了一看，說著：「這是老手的筆墨，我那是學而不成，豈止『珠玉在前，自慚形穢』而已呢？」傳秋芳笑道：「我是獻丑，特來求姑娘指教的。」惜春道：「此調不彈久矣，我因為學而無成，已將筆硯焚棄，所畫『大觀園圖』至今並未成功，已算半途而廢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那圖兒也該有七八分的工程，所差有限了，何不拿出來大家看看呢？」惜春便叫紫鵲去取了出來，打開大家看時，見墨已落完，顏色才填染了一半。惜春道：「我這個筆墨，自己都看不去，所以沒了精神畫了。」秋芳道：「章法結構都好的很，為什麼不成全起他來呢？」惜春道：「我久矣就無心於此了，你要是可以成全，倒是送你拿去畫罷。」秋芳道：「我給姑娘補完了，再送來罷。」惜春道：「你補完了，就留下罷。我領你這幅『散花圖』倒還合我的意思，留著掛起來，細細兒的看罷。」

寶釵道：「畫是你久已不畫的了，棋也好些時沒見下了呢？」惜春道：「自從妙玉去後就沒下，直到如今了。」寶釵道：

「他是特意來談畫的，既不談畫，你們兩個人就手談手罷了。」

「惜春笑道：「我可丟生疏了呢！」因教紫鵲把棋枰取了出來，惜春便與秋芳二人對坐下了，寶釵在旁邊坐了觀奕。秋芳便拿起黑子來，道：「姑娘，讓我四個子兒罷。」寶釵道：「定了輸贏，然後才好說讓子的話。這會子，頭一盤自然是對下，也不必謙的。」於是兩人對奕，下了有一個時辰，填完了關著，做起棋來，秋芳輸了四個子兒。惜春道：「我只怕丟生了要輸呢？誰知竟還可以算是個對手棋，我們再下一盤罷。」秋芳道：

「我已輸了，這回姑娘讓我兩子罷了。」惜春道：「這一盤要是再輸了，再說讓的話就是了。」於是，二人又下了一盤，做起棋來，這回秋芳只輸了半子。寶釵笑道：「這不算輸，還只算是個正經對手棋。這兩盤棋的工夫也很不淺了。我們也要回去了，改日再來請教罷。」

惜春道：「我是天天無事。你們閒了，儘管可以常時光降的。他們這些人不肯到我這裡來，都說怕我拿他們當俗人，其實你們要是不肯到我這裡來，倒是拿我當做俗人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他們都是以為客去主人安的意見，生恐怕你要惡嫌他們來攪擾清淨的緣故。殊不知賢主嘉賓，那卻是又當異論的呢。」

「惜春點頭道：「寶姐姐這話，才說的是呢。」秋芳道：「改日閒了，便來請安就是了。」惜春送出了二人，紫鵲便關門進去了。寶釵、秋芳也便各自回去了。

過不多時，又早殿試。周姑爺是二甲第四十九名，薛蝌是三甲第十九名，賈環是三甲第九十九名。榮府賀喜的絡繹不絕。

探春又有信來，周姑爺已升了揚州鹽運司，不日到任，大家都歡喜。說從前林姑老爺做過揚州鹽運司的，地方很好。接著，朝考已過。周姑爺補了翰林院庶吉士，薛蝌是戶部主事，賈環是歸班銓選。要知後文如何，再看下回可也。